

四川大邑县西岭文学社作品选

水始冰，地始冻，雉人大水为蜃——今日立冬，万物始藏。印象里，立冬应该算是冬天的节点吧，可你看这天气，阳光灿烂暖洋洋，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哪里有点肃瑟意？即是如此厚赏，又怎可辜负？那么，去山上看一棵树吧，把它收作一念念想。

离我最近的山，是静惠山。坐落在城边，生态保持完好。山不高，林却密，有石梯步盘桓而上，也有足迹踏出的林间小路。空山寂静，连松子掉落在某片树叶上都听得到。鸟鸣当然是最佳的背景伴奏，却不知奏出这杰出音乐的大师到底藏身在哪儿。

沿着石梯拾级而上，森林葱葱郁郁，黄绿相间。虽是深秋初冬，新叶新芽却还在不停地冒，若不是那朵不知名的白花，若不是那已经萎了一半的花瓣，真叫人怀疑是不是季节错乱。看阳光穿过灌木丛漏下的斑驳，看林间时隐时现的星点野趣，看给人云霄直插天际的粗糙枝干，那遗失很久的旷远之心在一点一点找回。

看到一棵树，一棵本是同根生的树。是什么样的缘由让它从曾经的共连成了如今的割离？是雷电？还是刀斧？是某颗锋利的牙齿？还是某道无可抗拒的外力？该不会是它同时拥有了两种不同



立冬日, 去山上看一棵树

邓西媛

的灵魂后，自己想要的结果？或许，这里有一个值得想象的美丽故事。

在看到这棵树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然似乎无处不在显示奇迹。它们的共生应该有很多很多年了，从一颗种子到一棵小苗，从一颗小苗到一圈圈年轮的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一直拥有同一棵树体。那么亲密无间。我猜，在后来分离的那一瞬间，它们有没有感到疼痛或是不舍？有没有挣扎或是抗拒？有没有哀伤或是哭泣？或许，并没有吧，当我再看一眼时，便明白，或

许是真没有吧。如果有，如此近，应会重新合拢。这样也好，生命的奥义便在于独立，独立成无可取代的个体。如今，它们各自站成了永恒的姿势，既不依靠也不寻找，根在尘土里安详，枝在风里飞扬，一同洒落荫凉，一同沐浴阳光，沉默着，骄傲着。

摩挲着它们粗糙的树皮，抬眼望向树干延伸的方向，那里有着地面无法想象的高远与疏朗，有地面无法呼吸到的清新与纯冽。突然想，如若树有“树灵”，当它从高高的天空俯视地面的时候，看

我，会不会像在看蚂蚁？就像《逍遥游》中的“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可笑的是，人还总是以狂妄之心去忖度万物。高树太多，抬头看天时，顿觉一己之渺小。顺着树皮往上爬的苔藓，似乎是最有毅力的。从春到冬，它始终给树包裹着一层柔软的树皮，绝不脱落，也绝不离开。即使在寒冬，只要触摸到它，便不会感到人骨之冷。苔藓本为地衣，能够沿着树干爬上天空去，也算是个有梦想的精灵。越是粗壮的老干，苔藓越能够附着寄生，看起来也是挺聪明的。自然界常常给人最好的启示，关于梦想的力量，关于奋进的精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观它如此，“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有一颗松针掉落在肩上，轻轻拿下去放在手心里。尚未完全脆折的叶体，还有些韧劲，弯一弯能捏成一个圆圈。而一旁的灌木丛上，则已落满了干枯的松针，形成一挂一挂的草帘。看着倒像是灌木本身的枯黄。这样，总算有了一点秋冬季节的样儿。

坐在树墩上晒了会儿太阳，都不想回去了。想着，这个立冬天气真是好，我也得把自己当菜干一样晒晒，晒去水分，晒去青涩，晒出颜色，晒足了味儿，这样便能把这份额暖收藏起来，以供驱赶一冬的寒气了。

锦里诗苑

生活在西岭山下(二首)

彭忠良

刘湘·安仁

夜的眼，睁看繁华。

满街的红灯笼点亮时，
旗袍美颜开始朦胧。
刘湘的故土艳过彼时。
站在树人街，
我怀想那位前辈先贤，
从成都走向山西，
走向常熟，
走向前线。
把国家利益顶于头上，

仁者安仁。
历史书写，丰碑自巍。

夜，
再次睁开眼，
暗尽芳华。

去最后的川西坝子赶集

走！
去有水有山的乡场赶集，
老街、廊桥，出水流长……
蓑笠、丝瓜布、沙帘子……
还有名片美食——
红油麻辣血旺，
麻辣鲜香置于舌尖，
再添碗水煎新煮米饭，
干起！
快意，于唇齿间升起。

廊桥上，乡人背篓走过，
数不清的岁月，
亦从青石板斑的老街——
背篓走过。

清清凉凉的斜源

风铃在廊桥被吹响时，
我就知道
斜源这个清静小镇是个快乐的决定。
想在这个酷热的季节中，
让山泉漫过脚背，
约几个好友疯狂一夏，
让河边的画框
把自己和青青山绿绿水
组成一幅自然美景，
然后和清风一起
在古朴的石板街道徜徉，
细细白枝衬着红灯笼，
这是一个“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世外山谷……

炎夏，我就在斜源清凉。

残红

武勇

我知道你来了
涓涓的泪打湿了我的汉字

其实，所有的幽怨
都源自一枚顽劣的石头
对其纹路脉理的深入
跌跌撞撞，竟然
引出来水月镜花的红楼

袖中深藏日月

诗情溢满潇湘

沉寂的竹门轩然洞开

于是 总有一双冰凉的手

提着

连同清瘦的月

埋葬落英

终于是一场大雪了

锦囊艳骨的歌

点燃一对流泪的红烛

石头傻傻地笑

怦然对镜，

湘妃竹的眼泪

折射了

好像一块玉的光泽

平行线的解析

何磊

现在，平行线可以相交
似乎已经证明
这其实，挺令人费解的

网络和梦境
也能让我们交汇
但这些偶尔停留在暗夜的表面
天河的岸也是平行的，它能相交么？

除非两岸在尽头对折——
在断层一样的终点
平行线的瀑布洒落在寂静的星海
雨滴含着淡淡的月色来到人间

平行线如果向下弯曲
我和我的生活就一定会发生下坠
变成抛物线
最后，落到同一个平面

平行线，偶作自由观
不动声色，冷眼看着这个世界

写在云之上

日落九天

蒹葭苍苍 一如既往
酒杯盛满 月色如霜
是谁用轻愁把今夜渲染
将一首诗
写于浮云之上

浮云之上 时光悠长
我的脚步 迟疑在他乡
如果眼角有泪将视线遮挡
将一曲相思
送往月下故乡

月下的故乡
早已模糊了父亲的模样
母亲的手
织不出旧梦的衣裳
此时我何须伪装
不妨摸着自己的心
伤你痛着我一场

我能痛快地哭一场
结束心灵的流浪
最远的却不是天涯
最痛的不是理想
所有的片段拼凑成了心碎的文字
用我孤独的笔
写在了云之上！

背影

邹永林

谁把他的身躯整成影子？
什么钗头凤啊红酥手，
何来的满园春色？
此时冬已来了，何来的杨柳春风。

这个被拉长的倩影，
此刻被文人们名题，
他们想让曾经失落的岁月将往事追回。
念想啊！又引无限遐思……

拉长折返的倩影啊，
你用多姿多彩的线条讲述着你的故事；
他们将你的背影用回眸的，
匆匆的不经意去唤醒那逝去的青春！
做一场新的春梦。
所以你就成了名题。

念想又成了新人的背影，
青春将搅拌着黄昏；
此时的你啊！好似春天里降临的天使，
好似田间中的小芳！
谁说这是梦幻？
这是文人们想要梦幻的情怀。
夜幕降下，朦胧中……
谁又拖住了你的长裙……

眨眼睛的秋天

邓川波

秋天眨了一下眼睛
苹果红了双颊
柑橘羞了酒窝
你从南方快递个梦
我不敢拆开
生怕惊扰了季风
淬淬西岭的雪
还有蒸锅里的高粱酒
我带着新酿的雪
踏着大雪塘的雪
背着苹果与柑橘
还有你快递的梦
从冬天走到夏天
酒干了 雪化了
柑橘喂了西域的狐
苹果发酵成了醋
草原的花终于开了
我走进了你的梦
你说
高粱地边栽一棵苹果树吧
可以挂秋干
于是我又种了一棵柑橘
可以挂摇篮
秋天喝了苹果醋
酸得又眨了一下眼睛
我站在最高的山顶望见了你

(本版稿件由贺贤组稿)

没有一种永远的记忆

彭明艳

街边还没开始工作的路灯，街边青翠欲滴的杨柳，街边匆匆走过着急回家的路人，是每个故事的参与者，记录了一个个的故事，记录了他们一次次走过的每一条街。

时间滴答地流走，年华似水地流去。历经了六月最后一次的演出，三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演出的华丽落幕，换来的是各奔东西的无奈结局。

一个住北，一个在南，仿佛是一次命运的玩笑，就像是夏天的正午，这个时刻是阳光沐浴大地，或许下一秒就倾盆大雨，猜得到开始的故事，猜不到结局。

送你离开的火车后面，有一个一直望着火车不肯离去的倔强身影，有人说“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有看别人看不懂的情深”。其实就没想过学会转身，一直看着你的背影，一直守望着你的脚步，就可以在你休息的时候送上一瓶水，就可以在你寒冷的时候给你递上一件衣服，就可以在你很累的时候安慰你，就可以在你转身的时候，给你看最灿烂的笑容。

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就

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她的脸就以为和她能永远。

没有一种永远，永远不会变，就像是正午的夏天，在火热的青春慢慢离开的那一刻才懂得，夏天的风同样有着让人沉醉的魅力。

那一段简单的日子，那一段忙碌的岁月的夏天，陪你走过的路，是我此生最美的风景，如今将这永远埋在心底。

美丽的蒲公英散落在风中，随风摇曳也可以很自由，快活。

岁月刻印了旺盛的记忆。没有看见你扬起嘴角后的黯淡，没有察觉我们的路途开始了错位，我一颗只想离你近一点，再近一点。那时，似真亦假的诺言……“情话往往只是被美化的敷衍，假作真时真亦假。”

每一个夏日的车站伫立在寂寞里，捣毁的楼房可以重建，可是被时光焚尽的日子，能重新回来吗？

罢了。七月的风将你吹远了，并且会越来越远。四季的风，千滋百味，待我细品。流水幽幽，青山依旧，一切继续，一切都无恙，殊途殊归。

下遍地银光，斑驳树影，似月的谜语。晚风路过，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关掉屋内所有的音量。乍一听，风和树谈笑风生，树叶在空中旋转着，伴着秋曲跳着离别再聚之舞，隐约听见他在说着：“这样寂静、美丽的秋夜，人们把它留给我们，我们要好好装扮，让人们体会硕果满枝、田野金黄、炎暑顿消、秋风送爽的喜悦，这样我们的季节就不会被说成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了。”

或许每一处风景，都源于特定的心情。月光依旧，此时却因责任而变得辉煌，在秋中闪耀温暖。可如今的我，不在天真地细数星星，只为寻找那最亮的一颗，用它点燃心中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便知晓天空有无数颗明星闪耀，就有无数个梦想燃烧。

道不清是沉醉还是被征服。我竟贪婪地想将这秋声装进心房，让这独有的韵律，全倾归于我。而我也知，不必去追求占有，只要学会聆听，便有了不占自有的心灵享受，一塔无尽的禅意，让人感叹，让人畅想。我静静地听着……

养羊叩开致富门

杨安庆

请了养殖贷款，还带我到新场、灌口的养羊专业户那里参观学习，又让我参加镇上的养殖培训班。

老朱激动的话语充满了对万村长的感激之情，我听了也被感染了。是啊，党的政策好，要靠像万村长这样的实干家来落实。脱贫致富靠路，也要有像万村长这样的基层干部来指路。

“你现在养多少只羊？”
“开始十多只，现在在百十只，我搞的是半放养，把羊赶到河边吃杂草，羊吃百草，百病不扰。我也在河边呼吸新鲜空气，人总不能闲着嘛。”老朱语气平缓地说。

“羊喜欢吃什么季节的草？”我也对养羊来了兴趣问道。

“都喜欢，季节不同，草的作用也不同，春夏的草嫩，口感好，秋冬草干，秋天的草结有草籽，营养特别丰富，促进羊长膘。不过，光吃草是不行的，还要加些其他饲料配合才行，像树叶、秸秆、酒糟，还有一些精料。”

我问他养的羊是什么品种。
“成都麻羊。我是专门到新场、灌口一带的户人家里去买的纯种，它的肉细嫩，没有异味，皮子也卖得上价。”老朱说。

讲到养羊的事，老朱滔滔不绝起来，什么养羊喂水要保证，清理水槽要干净，什么羊无夜草难入眠，一天喂草六七遍。还有什么疫病防治等等。他的养羊经，真是一道一道的，再不像几

年前那样显得木讷。

他告诉我：“上年前搬了新居，是四人型的自建房，儿子前年也成了家，还买了小车。我养羊一年下来净赚两三万没问题。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早已把‘贫困户’的帽子甩掉了。原来我连做梦也没想到。”

听了老朱的讲述，我为这种增强造血功能的扶贫方式在老朱身上显著效果而高兴，我祝福老朱的生活越过越好。

正说着，一只大青羊从岸上跑过来，围着我这个陌生人打转。
我说：“这是头羊吗？”
“是，就是这个家伙调皮，有时到处乱跑，不过只要你一喊，它会马上停住，就回来了。它只要离开羊群十几分钟，就是你一喊，它也会自己回到羊群。河水浅的时候，要把羊赶到对岸的季油榨，它发挥的作用就大了，只要把它牵到对岸，一群羊也就跟着它的屁股后面到对岸。等羊把草嚼饱了，只要我一喊，羊群就会跑过来。”

他说话中充满了自信和满足，古铜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阳光。
我凝视面前的老朱，是的，养羊使原来贫穷的他叩开了致富的大门，连人也健康精神起来，说不准有一天还会成为这一方致富的带头人呢！

告别了老朱，我再一次回眸身后的碧草、绿树、河滩、羊群，深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含义。老朱的脱贫不就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一个小小音符么？

夏天，太阳越过了赤道，照耀在这片有着大半陆地的半球，带来的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炎热。正午的夏天，除了让人烦躁的蝉鸣，还有着一直向北方延伸的身影。

那个在北方的那个人，是不是一样在北方的某个角落，像是以前那样，喜欢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地数着有多少被繁密树叶分割成零碎小块的天空，安静地数着有多少块透过斑驳缝隙所留在大地的阳光，安静地数着，又有多少时间在指缝之间悄悄溜走，不带走一丝痕迹，不带着一点眷恋，就像那阳光，来得那么突然，走得也那么彻底。

每天都有着正午，每年都有着夏天，但是你不在此身。

正午的阳光是那样的绚丽、光彩，就像那个身影，永远地有着那么耀眼的光芒，永远地让人有着奋不顾身犹如的飞蛾扑火般向往。

夏天，一个那样火热的季节，给本来就足够火热的青春，添加上一层更为华丽的光芒。

去年的夏天，每一天都是那样的紧张、忙碌，漫天飞舞的试卷，每天做到手酸还是不得不完成习题，每个人有着不知疲倦的身影，仿佛一秒都不能耽误，为了在夏天有一次华丽落幕的演出。

听秋

牟涛

雨淅淅沥沥地落下，穿过空气的帘幕，飘洒在这秋的季节里。润透了干涸的树，灌醉了微醉的草，倾注了奉献的真谛。透过薄雾望去，蜿蜒的枫树林，显得愈发红润可亲。

雨后漫步在山间小路，神韵般清爽。扑鼻的阵阵芬芳，熟悉的秋蝉欢歌，爽朗的山泉潺潺，喜悦的布谷鸟道着一年的丰收。云雾缭绕山间，钻过树林，使雨后青山显得更清翠灵秀。躲了很久的阳光，探着头，闪耀它独有的光芒。此时的我，脚步轻盈，心情欢畅，念着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仿佛自己就处在当时的景下，真真切切，体会到永叔豁达的情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俦尔风掠过发梢，路过池塘，涟漪起波澜。放眼望去，大地、天空、树林、池塘都笼罩在一层透明的橘红色的轻纱中，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温柔。沉醉之中，已忘了被时间冲淡，烟雾环绕，山间时

时冒着缕缕清烟，是人们在烧菜做饭，炊烟在山间回荡沉浮，勾勒出一道绚丽的秋之景。
殊不知已是傍晚时分，走下平坦又宽阔的道路，偶尔飞过几只归鸟，清脆的叫声，动响了明亮的空阶。
如此微妙的秋声，如此富丽的风光，怎能说“自古逢秋悲寂寥”呢？噢，我高歌古人那句“我言秋日胜春朝！”

童年时候，在秋的季节中，白天和伙伴嬉戏玩耍，梦里自己走进了神话殿堂。那时候听秋，天真烂漫，顽皮可爱。长大后，在秋的季节里，白天感受秋风的轻柔，聆听秋雨的慰问，梦中忙碌着明天的打拼。此时听秋，浪漫享受，奋斗拼搏，努力收获。
早已暑气消退，白日的喧闹已随飞淹没了。秋夜如此静美，蟋蟀也不忍打破夜的宁静。从朦胧中醒来，披上外套，打开窗扉，凝望天空，月光如水，倾

四月的一天，我回到家乡唐场，吃过早饭，沿着斜江河堤岸漫步而行。

蜿蜒的斜江一路欢歌流到这里，接纳了桤木河，河面突然宽阔了许多。蔚蓝的天底下，水面泛起粼粼的微波。连绵的河滩铺满绿草，不经意间草丛中闪出朵朵野花，岸边的小树林传来清脆的鸟鸣，偶见几只白鹭时而盘旋时而飞翔，真有“无边光景一时新”之妙处。

我正陶醉河岸美景，忽然前面传来“咩——咩——”的羊叫声。放眼望去，河滩的草坪上散落着大约百多只棕黄色的山羊，有的在悠游唱着地下的野草，有的伫立抬起头向四处张望，给静谧的河岸添了几分生气。

“喂，喂——老杨，你才悠闲啊，跑转河边啊。”

哦，原来是好好几年前镇上卖蜂窝煤的老朱。

老朱原是凉山甘洛人，十几年前搬到这里。最初他用凉山带来的马车走街串巷拉蜂窝煤。吱吱的蹄蹄声，像带有节奏的音乐的广告，常引人瞩目。

我指着羊群说：“老朱，没有拉蜂窝煤当上山羊可了？”

“现在人们搬小区住楼房，烧煤的就少了。好几年没拉煤了。”老朱接着说，“不怕你笑话，前几年，儿子去外地打工，也没挣到钱，老伴又患上糖尿病，要吃药治病，买种子、化肥、农药的钱全靠赊，村里知道后，把我列入扶贫建档立卡对象，我走出去都觉得自己没面子。万村长几次到我家，要我有信心，不能让人尿尿憋死。他主动和我结对子，给我指了养羊这条路。没本钱，村里帮我申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6 期